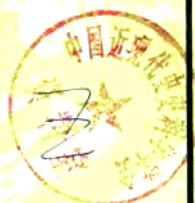


14101



86



目 次

地 名 由 来

- 进贤由来考辨·····黎 苏 (1)

名 人 軼 事

- 状元舒芬的故事·····刘佳庆 (11)
- 舒芬赴考·····晓 翔 (17)
- 名医雷斐卿·····胡兆亮 (7)
- 朱德和西瓜·····亦 宾 (10)
- 傅冠与石匠小子·····梅 轅 (18)
- 落头岭·····吴木英 樊锦旗 (32)

城 乡 新 貌

- 银河落入“银池溪”·····邓国盛 樊伯南 (5)
- 陈家湖圩堤·····蔡金山 (19)

1986年4月



文 史 资 料

翻天覆地的一夜……………熊正瑞 (20)

黄埔军校中的进贤人……………黎 苏 (30)

乡 土 特 产

李渡夏布……………胡天明 (24)

“皇娘”麻糖……………蔡金山 (26)

民 俗 风 情

“四月八”拾趣……………梅 轶 (29)

文 苑 拾 英

进贤地名串趣……………何 平 (27)

想郎 (民歌) ……………聂伟凡 (封三)

进贤由来考辨

黎 苏

关于进贤县名的由来，清同治十年（公元1872）《进贤县志》和清同治十二年《南昌府志》均有记载：或曰省城有进贤门，相传澹台天明南游从此门进，故名进贤；或曰昔者有三贤（梅福、魏征士、臧嘉猷）皆隐于乡，上数召不应；或曰县境东北有栖贤山（本名小天台山，后更名为栖贤山），系唐贤戴叔伦守饶州移抚州不之任，携其家居于栖贤山。此三说代代相袭，流传至今。且栖贤山至今尚在，县志中另有专章记载：说戴公栖居山中，尝栽桑植茶，躬身耕种，并建有金刚寺，即戴公寓处；造明经堂，乃戴公读书之所，并在明经堂壁上亲书《越溪村居》一首，山中更有戴公墓。根据志书所载及遗址考察，俨然确定无疑了。

我们细读同治县志叙言所载：“进贤壮邑也，初属南昌，宋崇宁间甫分置此县，然均无志可考，迨明中叶以来始有所谓县志，谈志、杨志，万志、陈志，然其书皆不传。询之父老，均无有能道之者。本朝康熙有聂志，乾隆时有修而未成之罗志，亦皆散佚不复可考。道光癸未岁，前邑朱君邀贺御史熙龄修辑而编成之，邑之事，大略始备。”根据上述说法，《进贤县志》就只

有道光志和同治志留于世了。而这两志中间仅隔五十年左右，同治县志显然取材于道光志，《南昌府志》又源出于同治县志，因此同治县志就成了唯一的史料根据。

县志办公室成立以来，我们通过搜集调查，在外地图书馆找到了明嘉靖县志（万志），清康熙县志（聂志），并查阅了唐宋时期的史书及大量地方史料，对三者由来之说作比较分析，现分述如次：

查《明嘉靖县志卷六·人物》中有寓贤：戴叔伦、字幼公，润州（今江苏金坛县）人，守饶州，移抚州不之任，携其家居于栖贤山。又该书《卷一·山川》有栖贤山，邑治东九十里，《豫章志》云：唐抚州刺史戴叔伦尝侨居于此，构明经堂在其上。又该志《寺庙卷》中有金刚寺，在十七都栖贤山，即戴叔伦寓处。上述所载，相互矛盾，一曰戴叔伦“移抚州不之任，携其家居于栖贤山”，一曰“唐抚州刺史戴叔伦尝侨居于此”。

查《新唐书·戴叔伦传》中记载：“曹王皋领湖南、江南，表在幕府。皋讨李希烈，留叔伦领府事，试守抚州刺史。民岁争溉灌，为作均水法，俗便利之。耕饷岁广，狱无系囚。……迁容管经略使，绥徕夷落，威名流闻。其治清明仁恕，多方略，故所至称最。德宗尝赋《中和节诗》遗使者宠赐。代还，卒于道，年五十八。”从这里可以看出：一是戴叔伦确任过抚州刺史；二是戴叔伦最后任期在容州。基于这点线索，我们曾亲往广西容州（容县）调查，据容县县志记载：容县古之容州。戴公叔伦曾执管容政，治事公正廉明，岁许病卒，遗体由水运由清远峡，归葬乡邑。我们即赴戴公家乡金坛了解，与广西容县县志所述相同。由此可知，“戴叔伦移抚州不之任，携其家居于栖贤山”之说，似无从稽考。至于

栖贤山上至今有戴公墓之说更属讹传，因栖贤山一带原有姓戴的，且墓碑无存，莫辨真伪。由此可知戴公在任抚州刺史时，曾往来携眷观瞻游憩于栖贤山之事也是可能的，因抚州距栖贤山仅百余里，且有水路相通，但断不是同治县志所言的“隐居归天”之地。

至于说及邑名是由梅福、魏征士、臧嘉猷三贤而来，亦属根据不足，查唐武德五年（公元623年）废钟陵县，划归南昌县设进贤镇，进贤之名始定，可见进贤县名是由进贤镇而来。且《明嘉靖县志·凡例》第二条明白写道：“旧志以进贤之名因三贤而得，按进贤镇始于唐之武德，臧，魏二公乃后人，若此类则不可因者。”

至于谈到澹台灭明南游从进贤门进一说，一是进贤门在省府南方，进贤县也在南方，方位相同，二是澹台灭明是孔子弟子七十二贤人之一。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澹台灭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岁，状貌甚恶，欲事孔子，孔子以为才薄，既已受业，退而修行，行不由径（不抄小路，循礼而行），非公事不见卿大夫，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即录取标准），名施乎诸侯（名声盛闻于诸侯），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据有关史料所载，澹台灭明显然是德行严谨，品德出众的孔门弟子，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引用《注水经》一段有关子羽品行的话：“昔澹台子羽资千金之璧渡河，阳侯波起，两蛟夹舟，子羽曰：‘吾可以义求，不可以威劫。’操剑斩蛟，蛟死。乃投璧于河，三投辄跃出。乃毁璧而去，亦无怪意。”这段史料中，子羽也是以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行必合义的文德君子形象出现。如果说这些话都是后人对子羽的评价，那么子羽的

同学（同代人）是可以为凭的。《论语·雍也》记载：“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汝）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天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欲尝入于偃之室也’。”很显然，子游是以钦佩和尊敬的口吻谈论子羽的。由此可见，澹台子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贤者。

既然《史记》记载“子羽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足见子羽到过江南是无需置疑了。近据史家考证：在南昌市原东湖边上总持院的毛家祠，即今中山路与环湖路相交的市第二中学内，有澹台天明墓。澹台天明墓现今有三处：一在武城（今山东黄县），一在陈留（今河南开封附近），但以豫章（南昌）为是，且宋时有漕使高过题碑：“鲁澹台子羽之墓”。明、清两代墓经多次修缮。可惜“文革”时被毁，已荡然无存了。

但有一点必须说明，南昌府进贤门旧名抚州门，该城市的设立系南昌府在明初壬寅岁定洪都大督都朱文正改筑汉城池建七门而设立的，进贤建镇唐武德五年，建县在宋崇宁二年（元元1103年）两者都比进贤门的建立为早，由此可知进贤的来由是古贤人澹台子羽从南昌进贤门进采为诬也。澹台天明是春秋时代人，而进贤门则系明初所建，两者相距约一千八百多年，怎么能连在一起呢？

综合以上三说予以考辨，我们认为同治县志中，江西南昌府进贤县当时知县李文同叙言为可取：“考进贤之置县也，基于晋唐，成于有宋，星分翼轸之末，地割南昌之余，先贤澹台天明止于斯，而遂以进贤名其地。后世达者，莫敢更张，盖以存乎地者，存乎其人也”为可信。

池溪排渍道位于军山湖上游的池溪港，东起孤寡岭下的王家桥，西至城岗岭脚下的罗石湖，主体工程是一条长12华里、上游底宽25米、下游底宽30米的排渍道。排渍道两岸修筑了两条全长22华里的防洪堤，两侧开挖了8条全长22.6华里的排洪沟，8条排洪沟修筑了12条间堤，全长18.2华里。排洪沟上游共挖了6条全长22.6华里的托洪沟，构成了一个排渍、防洪、抗旱、围垦的综合农业基本建设工程。整个工程由公路桥一座、总装机容量为560千瓦的电力排灌站9座、泄洪闸6座、机耕桥4座共20座建筑物组成。土石方为114万方。此工程使池溪上游140平方公里集雨面积内的90个流量的洪水引入托洪沟，汇集排渍道，畅流军山湖。排渍道可抗御“五四型洪水，确保沿岸6个村委会27个村小组800多农户6500亩农田旱涝保收，同时还扩大水稻栽插面积2000亩和养殖水面1300亩。

池溪南隔衙前乡和东乡县相邻，东隔钟陵乡和余干县相邻。进贤——三里公路从池溪穿心而过，池溪河连幸福港，通县城、凰岭、七里和南台乡，水陆交通都很方便。池溪有几百年的当墟历史，每逢墟日，有数千人将数十种农副土特产品和各类商品在这里集散，历史上

曾有过“银池溪”的美称。但是，由于地理环境所致，大部分地区亦旱亦涝，沿湖的向家、桥南、城岗、池溪、湖田、罗石等八村委会30多个村小组村民的生产和生活听天由命，温饱没有保障。多少年来多少代，人们盼望有朝一日能治一治池溪的水，改变一下“水在港里流，在人岸上忧”的现状。一九七七年，池溪的党政领导根据广大群众根治水害的迫切要求，自筹资金50多万元，作出了修筑池溪排渍道的宏伟规划。当年9月开始，组织了大会战，由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任工程总指挥，公社党委副书记和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任副总指挥。全乡六千男女劳力上阵，大干150天，完成了114万土石方的艰巨任务，终于使蜿蜒曲折的池溪河起直，静卧于孤寡岭和城岗岭之间。如今，当你驱车驶过池溪桥或漫步池溪桥头时，向西眺望，一条白色的玉带呈现在你眼底，好似天上的银河落地。一种银河落入“银池溪”的遐想油然而生。

如今，昔日横冲直撞的山洪乖乖地按池溪人民的安排流向远方。排渍道的两条防洪大堤被乡政府列为全乡的重点绿化区。几年来，已栽插乌柏、杨柳等20多万棵，远远望去，就象两排绿色哨兵在“银河”两岸日夜“执勤”。“银河两岸被4条排洪沟切割成四大方块，昔日沉睡的湖洲港汊，如今每年奉献给池溪人民的是数百万斤的金谷和鲜活水产品。池溪排渍道工程竣工后，使全乡沿湖的6个村委会27个村小组的村庄和农田及池溪街从根本上免除了水害的威胁，过去十年九不收的几千亩低洼田成了旱涝保收的上等田，整个工程治涝和新垦受益面积达8500亩。一九八三年，池溪乡遭受了比一九五四年仅差一来的洪水危害，池溪排渍道工程却稳如泰山。

池溪的经济振兴与池溪排渍道工程息息相关。如果说池

名 医 雷 斐 卿

胡兆亮

闻名全县的老中医——雷斐卿（1896—1978）先生，名天成，别号水镜先生。系三里乡雷家村人。他家境贫穷，自幼聪颖。三岁随父亲识字，五岁能诵读诗文。一九一五年，进贤县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后，无钱读中学，在家教了一年私塾。第二年，他用自己教书赚的一点钱做学费，考取了全省闻名的南昌二中。一九一九年，斐卿南昌二中毕业，仍无钱继续升学。在席卷全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他谢绝了亲朋好友的规劝和帮助，欣然回到了进贤。在师友们的帮助下，斐卿在进贤县县立高等小学堂找到了工作，在该校教了两年书。为本县新文化的传播做了一份工作。一九二一年，他怀着“以医济世”的思想，考进了上海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从此，他立志做一个心地善良的医生，为劳苦大众解除病痛。然而，就在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发奋攻读的时候，斐卿的先父卒然长眠了，这时，离毕业还有一年多时间，无奈何，斐卿只好向校方申请退学。但该校校长视其学业过人，竟慷慨解囊，每月发给他三十六元钱，

溪排渍道工程是池溪人民的一条致富道的话，那它只是刚刚冲出起跑线，它的名字将和“银池溪”的美名一同载入池溪的史册。

资助他学成回乡。一九二五年，斐卿先生豪情满怀的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回到江西。这时，他满以为可以大显身手的为病人解除痛苦，万没有想到，那是个毕业即失业的时代，英雄无用武之地。他只好在南昌开业行医。在南昌，他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便愤然离开南昌，回到本县南台过隐居生活。隐居期间他一面行医一面教书，直到一九五九年，雷老先生才携家人回三里乡雷家村定居。

斐卿先生一生清静、贫苦，与世无争，唯独酷爱祖国医学，且治学态度严谨，把毕业生的精力献给人类的医学事业。一九二一年，斐卿踏进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这是他事业的开始。从他步入这所全国第一所中医高等学府的第一天起，他就潜心祖国的医学事业，象饿牛闯进菜地一样孜孜不倦地啃读《内经》、《伤寒论》、《金匱要略》和《神农本草经》等中医名著。在广泛涉猎的基础上，再有侧重地专攻《伤寒论》和《金匱要略》。几十年间，斐卿先生研读这两部宏篇巨著真正达到了废寝忘食，手不释卷的地步。为了做好《伤寒论》和《金匱要略》的注释和校点工作，他亲手装订了一千多本草稿本，写下了二千余万字的经过十二次字斟句酌的修改的很有见地的著述。全稿迭起，足与老先生同高。然而，十分可惜，这份凝聚着雷老先生一生心血的稿子竟在十年浩劫中致残了。为了完成老先生未竟的事业，现进贤县有关部门正在请斐卿先生的次子县医院副主任医师雷若虚同志抢救、整理。

深邃的学术造诣，酿成了斐卿先生看病、治病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对症下药，用药精当和视病人为亲友的崇高医德。任何一个名医，恐怕他们谁都没有统计过自己一生到底救治了多少病人。雷斐卿先生也是这样，他只有一个意念：

对前来就医者，都热情接待，详细询问。力求问清、问全、问透、看准，然后书拟病历，开具处方，且方方都要匠心独运。难怪那些由他经治的病人都有口皆碑地说：“斐卿先生的方子药味少，份量轻，价钱便宜，效果显著。”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名望很高的老医生，成就之后不忘当初，仍耿耿忠心救死扶伤，从不挟技乘危，对贫苦病人，不但免费看病，还常常赠药赠方。

（上接第12页）

块地，打了窟下足肥料，把西瓜子种下去。经过精心管理，地里结满了大西瓜，他送给左邻右舍，人人都说没有吃过这样甜的西瓜，何牛仔把西瓜挑到街上去卖，一担担卖个精光。联里村恶霸地主何起贵眼红了，硬说村后山坡上开的地是他家里的，把何牛仔家里的西瓜地霸了去。说也奇怪，何起贵地主叫长工摘来的西瓜吃一个不甜，吃两个又一样，气得狗地主把瓜地都犁掉了。

亦 宾

朱德和西瓜

“八一”起义以后，朱德军长带领部队路过进贤温家圳，那时天气非常热，太阳晒在头上象火烧似的，朱德军长和几个战士在温家圳关帝庙（当时为农会会址）歇脚。农民协会主席何龙恩见是红军，便买了一个大西瓜送给朱军长他们吃，朱德军长掏出一块银洋交给何龙恩同志，何不肯接受，朱军长说：“这样热的天，你替我们买来个大西瓜，就应该感谢了，要我们白吃不给钱，我就不吃了。”何龙恩执拗不过，就接下了钱。

西瓜切好后，朱军长一分给大家，正准备吃时，小通讯员何牛仔跑过来找何龙恩去开会，朱军长把自己的那一份切成两块，拣块大的递给何牛仔。何牛仔望着这陌生但很慈祥的面孔，摇头不肯接受，经何龙恩介绍知道是朱军长，便高高兴兴地接过了。何牛仔一口也没有吃，一溜烟跑到家，把朱军长给的西瓜给爸妈弟妹都吃几口，大家都说这西瓜分外香甜。一家人把撒在地上的瓜子一粒一粒捡起来晒干，藏了起来。

第二年春天，何牛仔一家在村后的山坡上开了
(下转第9页)

舒芬状元的故事

舒芬，字国棠，号梓溪。进贤县北山舒家人。自幼聪颖过人，七岁能诗，十二岁工赋，家清贫，他刻苦发愤，夜以继日，博览群书，无所不读，名震乡里，正德十二年，丁丑京试，皇上御批第一甲第一名，进士及第，官授翰林院修撰，为进贤县史上唯一的状元。

舒芬，性刚直，坚贞严峻，为官清正廉明，深得民心。他不畏权势，独立敢言，直言进谏，不挠不惧，忠谏两朝，陈言慷慨，义气激烈，美名于世，不愧为一代忠节名臣。舒芬，生平酷好周礼，学识超群，贯通经史百家，兼通天文律历，为一代名儒，世称“忠孝状元”，死后逾谥文节公。

据《进贤县志》载，后人为纪念他忠节，明朝万历三十四年，参政姜士昌，曾在南昌射圃亭修建豫章《三贤祠》，祀南昌熊浹，进贤舒芬，新建魏良弼。在进贤南昌一带都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轶闻和传说。

舒状元巧治乡绅

舒芬是进贤历史上唯一的状元，他的父亲叫舒德发。是个穷秀才，也没有中过举，但为人正直忠厚，皆因家境贫穷，只得在乡间靠教学养家度日。北山舒家是个湖滨小村，

舒秀才每年都要到离家廿几里路远的一个村庄去教馆学，由于舒秀才为人忠厚本份，教学生认真负责，从不打骂他们，深得家长们的赞许。这个村庄是方圆数十里的大姓，有钱有势，财主们乡绅们根本看不起这个来自小村子的教书先生。加之舒秀才为人本份老实，且又不善言辞，村里学馆每年开学之际，全村大小读书人，会聚孔庙祭孔夫子，然后聚餐吃酒。这时村里的财主、乡绅和公子们都要赶来凑热闹，每次他们总要以题诗答对的种种难题来作难舒秀才，甚至用种种难题来羞辱舒老先生。所以舒秀才在这种事上受了不少恶气，他本想不再去教书，可是家中没有产业，生活又无来源，为了养家度日只得忍受如此恶气。但回到家中从不提起，他不能影响舒芬攻读，耽误他的学业和功名，把怨恨深深埋在心底。

这一年舒芬上京赴考，不想高中头名状元，官授翰林院修撰，圣上龙颜大悦，准假三个月回乡探亲。舒芬当时回乡，正好是年边，依照历年惯例，学馆教师又待应聘，舒秀才在此间学馆是老教师，又深得学生家长赞许，自然每年留任，这年当然也不例外。舒状元回到家中，合家团聚，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在欢乐中日子过得更快。不觉元宵一过，学馆又近开学，舒老先生看到儿子高中状元，光宗耀祖，自然心中欢喜。但想到自己为了家中生计，还得前去学馆教书。开学孔庙祭酒，又要受那班财主乡绅的恶气，心中很是忧郁不欢。舒芬是乡间的孝子。一日出外归来见父亲躺在床上，独自叹息，闷闷不乐，很是不解，就问父亲有何难事。舒秀才摇头不语，舒芬接着说，早先我未考中举仕，您老人家总是勉励我用功读书，今日我高中头名状元，功成名就，想不到您老人家还是忧愁满腹，闷闷不乐。舒老先生答道，你中状元是你的事，我在家教书受人家的恶气，这是我的

事，你哪里知晓？舒芬听父亲这样说，连忙跪在父亲面前，请父亲明讲，有何为难之事，孩儿一定为父担待，一定为父排忧解难，为父出气。对自己的儿子有何不可明言呢？于是舒秀才才把年年学馆开学祭孔庙吃酒，每每遭受财主乡绅恶少们的奚落和嘲弄一并告诉舒芬。早先学馆开学祭孔庙吃酒，按天地君亲师，是应请先生坐上席，而这班财主乡绅，一是持本村是当地大姓，根本瞧不起我们舒家小姓村庄，也不把我放在眼里，不但不请坐上，反叫我和学生伢儿们坐一桌，有意小看我。这许多年来，为了养家度日，为了给你筹集上京赴考的盘缠，我只得忍气吞声。在酒宴上，更有甚者，他们有意刁难，合伙出种种的难题为难为父，加之我不善言辞，每每拿我取笑，心中气愤真是难平。眼下又近开学了，一想到这些事情，我怎么高兴得起来呢！舒芬听完之后，点点头说，父亲不要难过，这件事好办，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我能为您老人家出此怨气，您老人家快快起来放心好了。过几天开学时我代你前去就是了。舒老先生听儿子这么一说，想想儿子高中状元，也决不是平庸之辈，为我出气定能办到，心中一乐就下了床。

开学的日期已到，舒秀才早写好书信一封，言称自己偶感小恙，不能按期前来赴会，特遣小子前来云云。舒芬就拿着书信前去参加学馆开学和祭孔庙赴宴。再说，舒芬在京中了状元，乡亲邻里人尽皆知。但北山舒家，在邑治北七十里，滨彭蠡，四周皆水，与天无际，且村庄清贫无大户人家。舒芬为官清正廉明，此次皇上钦赐假期三月回家省亲，一未告知官府，二没惊动四邻，故外村人一般也不知道，只晓得老秀才舒德发有个独生儿子叫舒国棠。

这天舒芬穿上布衣长衫代父前去参加学馆开学，他和大

家一同来到孔庙，一起祭祀孔夫子，并未引起众人注意。再说舒秀才没来，在他们这些财主乡绅眼里，似乎是有他不多，没他不少，根本不在意的。孔庙祭祖后，大家就要入席吃酒了，这些财主乡绅公子哥们，入席时还假意谦让一下。舒芬却毫不理睬这些，就径直端坐上席首位。众人看到，心中当然不快，但又不好拉扯。于是相互交头接耳，挤眉弄眼，窃窃私语，意思是想不到这小子，竟敢在我等大家面前毫不谦让客气，贸然占坐上席首位，大家一起想个法子，出个难题，定叫他当众出丑，无地自容。舒芬冷眼观察，不动声色。此时坐在舒芬左边的一个秀才就说，各位都坐好了，今日祭孔庙聚会学馆，实在难得，我等要开怀痛饮一场。这酒席宴上不可没有助兴的游戏，现在我班门弄斧，先来说一个字，什么字，就是“坐”字，两边两个人，中间是堆“土”，粪土筑墙，不可污也！大家听了，哈哈大笑，意思把舒芬坐在上席，骂他是堆土，齐声附和说妙哉妙哉，一时好不起劲。右边的一个乡绅又站了起来，我也说一个字，请各位不要见笑，什么字，就是“来”字，“来”字两边两个人，中间是个“木”，朽木不可雕也。在座的又哄地大笑起来，众人心里明白，又在骂坐在中间席上的舒芬。笑过之后，舒芬不慌不忙，站了起来，大家今日很高兴，兴致很高，我也不妨来现现丑，我也讲一个字，什么字，我讲一个“夹”字，两边两个小人，中间一个大人，大人不记小人过，坐下吃酒乐呵呵！众人一听，出言不凡，都惊奇地望着舒芬，尴尬之像，令人发笑，一时发不出话来。过了好一阵子，席上才有一人站起说话。好！好！讲得好，不过，大家不必在这区区一个“字”上比高低，比比题诗答对吧！说着指指堂上挂着一幅水墨风景画卷，怎么样，就以画卷为题赋